

8 固定的幸福

在我佇立的窗前
你是飄遙的雲
在我愛情的白卷
你是無水的彩筆……

怡凱總愛哼著這首歌¹，這首歌的歌名是什麼？她老是想不起來，過去的記憶對她而言，她不愛想起，就算她想起來，她說了，別人也當怡凱是妄想，只有這首歌她似乎還記得完整的歌詞，能哼上個幾句——

以為會有曾經
卻還沒有開始
以為會有未來
卻只有孤獨的現在……

春天裡，黃色的陽光暖暖地翻騰在療養院的庭園裡。難得的陽光驅走潮濕的春雨，再過個幾日，這春天就要被加把勁的烈日化作熊熊烈火，豔夏就要來了。趁著春天還在這園子裡，怡凱徜徉在陽光下，若在遲一些，這春天就要消失了

園子裡的一方草坪修簡得俐落平整，沒有莠蔓，怡凱懷著驚喜走上草坪，像是發現新大陸一般，她端詳園子裡的樹，頂著被修剪成一蓬蓬半圓的葉，她心想：「昨兒個，工友應當修剪過。」有深綠的，青翠的，也有淡淡棕黃的。天空很藍，疎疎落落的白雲在陽光下飄盪，緩緩飄近太陽時，雲兒會調皮地遮掩陽光，為前方的綠山覆蓋陰影，增添暗綠的顏色，就幻畫出淺綠、青綠、還有深綠，以及黑色點綴其中。

怡凱打扮得極盡精緻，或者是她的氣質，就有一種脫俗的美，歲月沒在她的臉上留下皺紋，一如她的回憶留也沒什麼痕跡，只有依稀的畫面，就像是件補衣，每個補丁將過去磨損的衣洞給縫綴起來。怡凱願意穿這件舊衣，以求得舒適，畢竟穿新衣得熟悉它，而新衣也要熟悉人的身體，人不如故，衣不如舊，或許就是這個道理。舊衣上的補丁，東一塊，西一塊，過時一久，也不清楚補丁之前的樣子了，腦子只知道……好像曾經有過……就是這個「好像」，讓怡凱愛穿上舊衣，回想起過去，可是怡凱似乎也想不起來曾經的「她」，畢竟那個感覺只是好像的……朦朦朧朧的……只知道她的暱稱是C，真實的姓名是什麼？怡凱怎麼想也想不起來。對了！還有K，怡凱知道K就是凱，是C對怡凱的暱稱。C與K是戀人，是禁忌的戀人，在當時的年代是禁忌的。

回憶依稀是件好事，特別是對怡凱而言，也許是老天的眷顧，怡凱回憶C與K的曾經，好像是有些傷感，但那些傷感都被補丁補上了，所以多數盡是些五顏六色，色彩斑斑的畫面出現在怡凱的腦海中。

怡凱摘下太陽眼鏡，從皮包裡拿出一本泛黃的日記，在黃色的陽光下，益發顯得黃，怡凱翻閱日記，那是C與K的點點滴滴——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晴
秋高氣爽的時節。

¹ 歌名〈無水的彩筆〉，作詞：劉春蓉、蕭玉。作曲、主唱：史俊鵬。

我們展開了這個月的聚會，楓紅的時節裡，展書閱讀與聚會。這是最開心的時候，又可以見到C。自從在○○大學參加文學系讀書會後，越來越喜歡C。她的臉圓圓的，笑起來她的眼和眉總是彎得恰到好處。

今天C說：「我親愛的朋友們，容我暫時丟下書本，來帶一個活動。於是我說，用十二張的小紙片，請妳們寫下，妳想留給世界什麼東西。」於是大家開始寫了，我的筆在紙上快速飛舞著，要舞出自己最美麗的身形。很快地，大家寫完了。

C請伙伴將它們排列在面前，細看自己想要留給世界的東西。C說：「請將不重要的四張移開。」我很快地拿開了四張。

C說：「請將不要留下的三張移開。」

我很快地拿開了三張。

C說：「請將不要的兩張移開。」

我拿開了兩張。

C說：「請將一張拿開。」我們之中，有些人難以取捨。C又接著，「我看見了，妳們的不捨……」但C仍然要求，「我再說一次，請將一張拿開。」於是同學們緩緩地拿開了一張。只剩下兩張。

C說：「請拿開一張，保留最後一張。我知道，我也瞭解這是艱難的時刻，但我必須要這樣作。」C又對著大伙補充說明：「如果妳心中有不捨，看看是什麼讓妳不捨？」

終於大家決定了，要保留的最後一張，C對每一位同學說：「這一張是妳的人生中最珍貴的，最重要的一個價值。我不問妳們保留了什麼，我只想讓妳明白，取捨之間的糾葛。在這捨取之間，浮起的情緒是一種感受，結果是得？是失？其實放入在歲月的長河中，並不重要。這是一個過程，沒有標準答案。」

C問了大家的感受，並請伙伴們分享。分享完後，C說：「我想到弘一法師圓寂前，用盡氣力寫下了『悲欣交集』後，離開這大千世界，這四字是對他一生最好地詮釋了。此刻，教室外天黑了，秋風拂面，帶來清涼，冬天到了，這一年冬天即將來了。大家可以想一想要為今年留下些什麼？」C分享的是，「我想留下的是弘一法師說過的，
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執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

問余何適，廓爾亡言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。

黑夜綿綿，在盡頭的一端是『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』……」

我看著C，C也看著我，那天晚上課程結束後，我留在教室。C問我，「K，妳那十二張，寫的是什麼？」

「這十二張，每一張都是『C，我好愛妳！』」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多雲

天空多雲，雲總是愛千變萬幻，很大，很小；很近，很遠。不管雲怎麼變，雲那顆有愛的心，是不變的。昨天，前一年的最後一天，我寫下「超越自我，關懷弱勢」。原來我寫的是「關懷弱勢，超越自我」，幾經思索，我想「惟有精進自我的能力，才能發揮所長，進一步的達成關懷弱勢的目的。」所以改成了「超越自我，關懷弱勢」。接著我就進入夢鄉，在夢中跨年。

清晨五點廿分醒來，今天我要參加沙灘路跑。休養了一年，要再出發，在沙灘上跑十公里，我的號碼是六八號，上回月參加路跑號碼是五六八號。

六八是吉祥數字。

天濛濛亮，我低下身子輕輕撫摸這雙鞋，繫緊鞋帶，這一雙鞋陪我走過許多地方，吹風，看海，鞋著總是我最好的伴侶，還有另外一個伴侶C，雖然她不在，只要當我心頭想著她時，她就在陪我了。

我心中默念著，「謝謝妳，帶我來。我與妳一起向前。」

海際，有些雲層，看來曙光是看不到了。可我知道，陽光在，只要我耐心等待，陽光會破雲而出的。（就像是我期待的C，是一樣的吧！）

我遇見了一些跑友，寒暄幾句，他們都是這段跑程的好伙伴，有他們才有我，他們激勵著我，我也激勵著他們。高音喇叭聲響，終於開跑了，跑沙灘與跑平地不同，地面會有反作用力，反推著腳向前。沙灘上，若在沙上跑則會吸納住作用力，大腿的肌群要費力的提起腳；若在沙石上跑，則腳容易受傷，對於剛痊癒好的腳，得慢慢跑。

這實在是苦不堪言，初期還好，到了三公里處，覺得很累，很想走路，可是左右的伙伴都在奮力前行，我也就提氣前跑。我的腦中出現錯綜複雜的念頭，想到禪，數數，每呼吸一次就數一個數，每數一個數，C就出現在我的腦海中。

一個C。

兩個C。

三個C。

……

十個C。

接著又從一個C，一數起。配合著陣陣浪聲，數了無數個C，心定了，又能前行。

五公里折返處，我停下來喝口水，之前我超越了一位年輕人，在喝水的當下，我目迎著他，也目送了他。我抬頭遠眺，雲層仍遮住了陽光。我看著這雙鞋，輕輕說：「我的好伙伴，咱們繼續吧！」心中仍然是想著C，「親愛的C，妳在那兒呢？」

回程，我放慢速度，要調整身心狀況，這時我覺得我缺乏體力了，身體很疲憊，心頭很想放棄，但迎面來的跑友說：「加油！」為了這話，我又前進。七公里時，一個浪打來，鞋都濕了。若干年前跑二十公里，鞋沒濕，可是今年在十公里處卻弄濕了鞋。我的鞋沒說話，用行動支持我，繼續前進。我暗暗地說：「不管如何，不准用走的，辜負了這雙鞋。」

八公里有個補給站，我沒停，我調整呼吸，肉體上的累到了極致，我看著海天之際，自言：「雲層慢慢散了，她會在終點出現。」想到這兒，我內心澎湃不已。

九公里，快到終點了，終點前有五百公尺是乾沙，跑起來很累，每跑一步，腳就陷進沙子裡，鞋也不好受，濕濕的，格外沉重，意志也弱了。

這時，有個老先生在他的運動衣後寫「我今年六十歲，仍有熱血，加油！」這位歐吉桑超過我，他輕輕地說：「小姐，妳的終點就在前面了。加油！」這句話，激盪著我的心，是呀！就在前面了。「終點會不會有她呢？」

雲層散了，我知道，陽光就要來了，一步一步，我聽見大會擴音機廣播：「五六十八號加油！」

海面出現了金黃色的翻騰，雲層中，我已然看見了……我知道……我知道，原來陽光不會離開，一直都在等我。此時，大會播音傳來「恭喜五六十八號選手完成沙灘路跑。」

突然有個人拍了我一下，我轉過身，緊緊地抱著，「我就知道妳一定會來。」

C圓圓的笑臉，給我一個深情的擁吻。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，我擁有C的吻，臉上是汗水，是淚水，都不重要了，我擁有C的吻。

怡凱抬起頭，看看金黃色的陽光，這是黃昏時的陽光，光度像極了那天路跑時，起跑時的亮度。只是那時的亮度，是愈來愈亮的，而黃昏呢？會慢慢地暗下去。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，「唉！還是過去美好。」又再繼續閱讀過去的回憶。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雨

快過年了，過年的水餃，是我的最愛。有情感，有記憶。

記得在小孩子的時候，爸爸帶著一家人到餃子館，吃餃子，那是我最開心的日子。那時水餃一顆一元。吃得肚子圓滾滾的，吃得開心。

後來，這家店不開了。心中頗為惋惜。爸爸常常包水餃。有時一早上市場買高麗菜、五花絞肉。我喜歡聽菜刀切在菜上的聲音；光是切還不夠，菜要細，就得用剁的，剁得細細的。於是房裡都是剁、剁、剁的聲音。

切完後，白白綠綠的細菜上，加上鹽，爸爸會拿白色紗布，用它來瀝乾菜水。還得灑上蔥花、蒜泥、細薑，加上鹽、醬油、香油及烏醋，開始和著絞肉攪拌，在這時餡香就跑出來了。之後要晾著，拿出原先預備好的麵團，開始擀餃子皮，右手轉擀麵棍，左手轉著小小的麵團，一下子就出來一張圓圓的餃子皮，等數量差不多了，開始包水餃。如果皮不夠，就要邊擀邊包。左手放著麵皮，加上適量的餡，麵皮邊緣沾上水，左右手食指同時用力捏好一顆圓圓滾滾、飽飽滿滿的水餃。難怪過年時，水餃又叫元寶。

爸爸包的是大餃子，吃上幾個就飽了。在物質不充裕的年代，小孩子要發育，爸爸總要我們使勁吃。開動前，當小孩的就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碗中放上蒜頭，用擀麵棍將蒜搗碎，最後加上醬油、香油，滴上點醋。就是水餃的最佳佐料。

等水煮開後，放下水餃，水滾了，餃子在鍋中翻來覆去，上上下下，再加上冷水，反覆三次，撈起來後，就是一盤盤可口的水餃了。

現在父親年紀大了，行動不便，水餃都買現成的，吃的時候……反而有些淡淡的哀愁。追憶兒時的時光，我知道它已經是記憶的一部分了，走筆至此，心中愀然。

那天，我親自包水餃，試圖地藉由包的過程與過去的歲月連結。與自我對話，想我腦海中的父親……想我孩提時的模樣……父親教育程度不高，平日話語不多，也不與孩子親近，但餃子卻是我與他的一個連結。面對時間光景，總有一些畫面浮出，但人是回不去了。

我唯一可做的是在包餃子的過程中，追尋我與父親的連結，我發現我保有了他的點點滴滴，保有父親從大陸到臺灣，在舉目無親面對困境時的韌性與毅力……唉！爸爸是對我有期待，期待我嫁個好人家。而今他的期待落空了，我逃離了家，逃離了他。已多年沒再見過他了。算算父親，今年應該八十五歲，我得到的消息是身體尚可，惟血氣日衰，

今天吃著水餃，想起爸爸，我哭了。C安慰我說：「別哭，妳仍然是爸爸的女兒。」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雨

茶葉蛋。C會煮茶葉蛋，味道會透入到蛋裡。

C說：「選茶葉蛋，要挑有裂縫，煮得熟透，黑亮的蛋。吃起來才夠味。茶葉蛋的作法

也很簡單，只要茶葉蛋滷包、雞蛋、鹽。先將水加上鹽，然後煮蛋，熟了之後；再加上茶葉蛋滷包，醬油，當然也可以加上一些你喜愛的茶葉。」C又說：「在這個過程中，有一個很重要的程序。蛋熟了之後，泡在冰水，這是為了讓蛋殼比較好剝。要小心地用湯匙背面去敲出裂縫。有裂縫，味道才會滲進去。悶煮一小時後，轉小火慢煮。最好是放一個晚上，才會夠味。」

以前，不清楚茶葉蛋特點，以為沒有裂縫才是好蛋。那時認為外殼完整無缺，才最棒。可是吃了之後，卻大失所望。有一陣子，我很討厭吃茶葉蛋，只覺得如同口感似蠟一般的平淡。

有一回，還沒和C住在一起時，我們出遊，到某個風景區，遇到了一位賣茶葉蛋的阿婆，我們買了茶葉蛋。黑黑的，而且裂了許多縫的蛋。是看在阿婆年紀大的份上買，剝開蛋殼，聞到一股香味，深深地吸引了我們。蛋的顏色是黑亮的，咬了一口，很有咬勁，舌的味覺告訴我，味道進去了，甚至連蛋黃也浸入葉香味。於是我們又向阿婆買，口中塞著，手裡剝著，約吃了七、八顆蛋。阿婆笑得開心，我們吃得快樂。

此後，我愛上了茶葉蛋，也更能從茶葉蛋中，體會出人生「浸入」的道理。

人一出生，會逐漸形成外在的保護殼。如果要做個夠味的茶葉蛋勢必要敲裂蛋殼浸入滷汁，過程緩慢細心，不能太大力，一點一點地輕敲，再加上足夠的浸煮時間，才能滷出一顆美味的蛋。

C的茶葉蛋……暖暖的，溫溫的。我喜歡C為我剝蛋殼，一枚坦然烏亮的蛋。

C吃一口，我吃一口……

怡凱，看到這兒。起來活動了身子。徜徉在這療養院的庭園中。太陽暖暖的，她看看周遭的病友們，有憂鬱症的、轉化症、強迫症……太陽都一視同仁地給了每一個人溫暖，就像她記憶中的「C」一樣，接近她總會感到溫暖。她喜歡C，期待C，期待C與K的結合，在那個年代裡，怡凱就只能將那份思念化作文字。這或許是怡凱特別喜歡文字的原因吧！過去的回憶是模糊的，但文字卻把模糊清晰化了，當感覺過去的回憶又模糊，像是進到重重霧裡時，怡凱總愛再拿出她寫的文字，閱讀每字，每句，每段……讓霧再散去，每一回她寫完後，她會放著，放個一天，再拿出來閱讀；放個一週，再拿出來閱讀；放個一個月，再拿出來閱讀，日日月月，歲歲年年，她總愛再次翻閱日記——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陰

終於——

C和她先生離婚了。我的情緒很複雜。結束一段關係，不論這段關係是好，是壞；是歡喜，是厭惡……總會生起惋惜，無奈，難過，甚至會恨上自己，為什麼要離開對方？

C的先生人不錯，他倆人是協議離婚，離婚後，她先生到國外做短期研究一年，他告訴C：「這一年她可以慢慢地搬東西。」

C說：「以我對他的瞭解，一年後，他回國，這間屋子，會被賣掉。」C又說：「搬家的過程，也是個療癒，從有到無，再由無到有！」那天C喝了酒，醉言中說了許多有關搬家的事——

搬家是一個失落。找搬家公司，聯絡事宜、打包家俱、處理雜物，什麼東西該送人？什麼東西該丟掉？

是整理！是結束！心情呢？沉重、無奈、哀傷，也許會有憤怒。

好的、重要的、值得珍藏的，會被帶走。次級一點的，還可以用的，被送走了。再次級的……也許，就進了垃圾場。

留下來，被搬到新家的家具，會說：「主人是我一輩子的最愛，我會一直陪著他。」

被送出去的，轉手到新家的家具，會說：「主人曾經愛過我，但他把我送給了別人，看著主人離去的背影，我很難過。但我也很害怕如何面對新的主人？」

被丟進垃圾場的，會說：「主人曾經愛過我，但我已燈滅油盡，這一生已足夠，主人陪我到最後，親自將我送離了，謝謝你，我愛你；謝謝你，願意讓我這一生可以愛你。」

每一個關係都是獨特的。包括和屋子的關係。搬家是一個失落經驗，會衍生出來一些失落情緒。

家已離去，只剩空蕩蕩的屋子。C說，我知道——

搬家之後，會是新的開始。

搬家之後，會是生活的另一章。

就像是走在人生的轉彎處，要轉過去之時，別忘了放慢，向後瞧瞧……深深地鞠個躬，輕輕地說：「謝謝！再見了。」

那天晚上，C喝醉了。

看到這兒，一片雲飄到太陽的方位，遮住了陽光。怡凱抬起頭看著那一片雲，有潔白的，有被陽光染成霞紅的，也有陰暗的。

若干年後，怡凱和C在一起了，怡凱一直相信，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是圓的一部分，是個缺陷的圓，另一個伴侶，也是一個有缺陷的圓，只是伴侶有時會在眼前，有時又在天邊，只有幸福又有耐心的人，才會找到命中注定的伴侶合成一個圓滿的圓。怡凱相信眼前的C就是自己苦苦追求和等待的人生伴侶。怡凱喜歡當C在書房備課，累得趴在書桌睡著時，關上燈，點燃殘燭，端著微微燭火，躡足地走到C的面前，舉燭照著她的臉，看著那張睡著的臉，忍不住流下愛的熱淚。她就是怡凱日夜期盼的人。怡凱翻閱日記——

○○○○年○月日，天氣：晴

我們終於在一起了，討厭師生戀的人，討厭老少戀的人；或是那些帶有歧視，然後又假裝自己可以接受任何一種形式愛情的人，你們聽清了，不管是誰？我要大聲地說：「我們終於在一起了。」

當我們坦然

我在你的身上

你在我的身上

當我們擁抱

我進到你的身子

你進到我的身子

當我們融合

我融入妳的身子
妳融入我的身子

這本日記寫到這兒就結束了，這一天的紙箋旁出現了撕痕。

怡凱和C同居，沒有任何婚禮儀式，在那個年代，沒有同性結婚的概念。就是小倆口為自己祝福，當自己的見證。同居之後的怡凱總愛在黃昏時分，在院子裡，偎在C的身子睡著了。直到黃色的陽光漸漸消失，那輪紅澄澄的太陽，被黑暗趕走。房子、籬笆，所有的東西，所有的顏色黯淡下來，只剩下深淺不一的灰色陰影，黃色的街燈睜開眼，一隻夜鶯唱起歌。

怡凱感到幸福。自那天起，那個幸福就固定在她的心了。買菜如此。溜狗如此。只不過，有一天C不見了，事實上是怎麼回事？怡凱，也不清楚！亦或者是C的不見是個重大的衝擊，狠狠地撞擊了怡凱的心。心的痛痛到了極點，就會忘記一切，就會逃避一切，心的保護作用讓人只記得一切都是依稀的，好像……有過，但又像沒有過，再不然就是心的運作，把記憶重新組合，補補貼貼成了一張拼貼畫，拼貼上自己想要的，甚至是需要的。合理不合理，邏輯不邏輯……心是不會在乎這麼多的，怡凱的心……甚或是你的心，我的心都只有一個使命要好好地保護心的主人。

旁人總感覺這一切是她的妄想。為此，怡凱到精神科就診，醫師將怡凱轉介心理師，心理師覺得這是的妄想，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討論後，醫師最後下的評估診斷就是「情感性思覺失調症」。

怡凱的病情，愈來愈嚴重，終被送進精神科醫院。住院後的怡凱，仍保持她一貫的優雅，狀況好時，仍然寫她的日記，曾經有過這樣的記事——

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，天氣：晴

想念妳在山路間，如風馳般的前奔，縱有不捨，也只能將思念，寄託於山風。可是我想問問山風能否追上妳的速度？

想念妳在月光中，如潔白般的純淨，縱有不捨，也只能將思念，寄託於明月。可是我想問問明月是否看得見月光下的妳？

我的想念在微風中
我的想念在月光裡
我的想念更在心裡……
縱有萬般不捨……而今
我只能對風說：「C，我想妳！」
我只能對月說：「C，我想妳！」
我只能說……
只能說……
說上百遍
說上千遍
甚至，甚至
我已經說上了萬遍
我

想
妳

如果想妳是一種幸福，請把我固定在幸福上，在這個幸福上，我想問的是：「C，妳有想我，想妳的K嗎？」

妳曾經要我寫下，我想留給世界上什麼？

那天深夜，沒有月亮，沒有風來，在妳經常坐著的書桌上，只有一盞昏黃的燈，正對我傾訴思念妳的孤獨。如果妳要再讓我寫下這個問題的回答，我會在孤燈下寫：「等候C的人，在深深的夜裡。」

或許這是怡凱的自我安慰吧！她常常安慰自己，「等等，C就回來了。C、K是在一起的。」當一個人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籤後，當事者的世界，當事者的文字，旁人是 unwilling 去探究的。就像是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寫的——

滿紙荒唐言
一把辛酸淚
都云作者痴
誰解其中味

怡凱的心底世界，無人可解，加上她在精神科就診，貼上了精神有問題的印記，更沒有人願意去理解她了。

歲月，走過了若干年。

那個幸福仍然固定在怡凱的心頭上，她仍然說：「等等，C就回來了。C、K是在一起的。」

後來，怡凱穿上名媛才會穿的衣服，告訴他的主責護理師，「前陣子，許多攝影師為我拍照，我還上了許多雜誌封面，參加過無數大小的晚宴。」

「是嗎？」護理師回答。

「妳知道嗎？C最喜歡我這樣子的打扮。」

歲月，又走過了若干年。

怡凱從綜合醫院的精神科病房，轉到精神科專科醫院，接著又轉到了療養院。「護理師，我跟妳說喔！等等，C就回來了。」她仍然笑笑地期待，「C、K是在一起的。」

夕陽下，黃紅色的陽光暖暖地翻騰。值班的護理師端著藥盤和水，到怡凱的身邊，陽光染得護理師白色的制服變成了紅色的。

「怡凱，吃藥了！」

「好。」

怡凱吞藥，喝水。

「謝謝！」怡凱給護理師微微一笑，

護理師餵其他病友服用藥物。怡凱感覺到那個幸福就固定在她的心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等等，C就回來了。」

「好了，天要黑了，我們要進屋，準備用餐了喔！」護理師高喊。

病友們一陣騷動，慢慢離開院子。

怡凱告訴自己，「等等，C就回來了。C、K是在一起的。」

「怡凱，準備吃晚餐了喔！」護理師高聲提醒。

怡凱轉過頭，對護理師點點頭，「知道了。」她整理自己穿得如名媛一般的衣服，拿起包包，走幾步，驀地想起，自語道：「啊！那本雜誌忘了拿。」怡凱轉身走回去。

護理師走近怡凱，怡凱拿起發黃的雜誌，小心地拍拍上頭的灰塵，看看自己身上名媛一般的衣服，又看了雜誌封面的奧黛麗赫本。

「怡凱，進屋了喔！」護理師輕聲地提醒，看了一眼怡凱手中的雜誌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怡凱拿著雜誌給護理師看，微笑地說：「護理師，妳看我都沒變。」

「是呀！妳都沒變。」這句話是護理師的讚嘆，事實上也是如此，怡凱的外表和氣質與一般病友完全不同，精心打扮後，也如同影視明星。

「護理師，我跟妳說，C看到了我上封面雜誌，等等，她就回來了。C、K是在一起的。」

「在等C回來之前，我們先吃飯喔！」

「好。」那個幸福固定在怡凱的心，不曾離去，她對護理師說：「我好幸福喔！」洋溢在怡凱臉上的那一抹笑容像極雜誌封面《羅馬假期》劇照中的奧黛麗赫本，是金黃陽光般明媚溫暖的笑容。

護理師微笑地牽著怡凱的手，倆人說說笑，都沒有注意到一張撕了的紙箋和一張剪報，自奧黛麗赫本飄了出來，落在暗綠色的草坪上，院子裡黃色的立燈剛好照著張撕了的紙箋——

黑夜的盡頭 有黎明前的黑暗

畫畫的盡頭 有著最後的一筆

故事的盡頭 有結局

我和妳的愛情的盡頭

是……

濕濕的

涼涼的

天雨了

淚流了

至於那張一方剪報，年代久遠，已經發黃，鉛字模糊，恰巧落在紙箋旁，依稀可辨識的報導內容——

○○地檢署檢察官今相驗，○○○，女，大學教授。疑似同性戀，因情感之路不順，情緒鬱結，飲酒過量墜樓，以致出血性休克身亡，情緒悲痛的前夫○○○教授到場，流淚不語。死者家屬對死因無意見，檢察官遺體發還處理後事。

柔柔的夜風吹來，這兩張紙片如彩蝶在夜空裡，翩然地飛起來。在春天的夜裡，怡凱正屋子裡，看著玻璃窗上畫著兩隻彩蝶，自語：「等等，她就回來了。C與K是在一起的。」一時間，她覺得彩蝶微微一動，怡凱揉揉眼，一雙美麗的眸子定睛一看，固定在玻璃窗上的

兩隻彩蝶翩翩，忽上忽下，她唱起了那首歌²——

啊 這世間的情
啊 這世間的愛
叫我 怎能釋懷
叫我 怎能釋懷
 怎能釋懷

² 同前註。